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一四

所殺萬餘得泓偽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
武帝謙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
當以咸陽相賞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杜
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為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
軍始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
惡俱出北地禦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
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將
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
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



真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
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
史王脩收殺田子於長安倉門外事聞武帝表天子
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年數
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竒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
嘗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
遇家禍既門陷祿黨兄弟並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彊富
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沈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屢出
會稽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率老弱歸罪請命曰

流涕哽咽三軍爲之感動帝甚竒之乃載以別船遂盡
室移京口帝分宅給焉林子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剋
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
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
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
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及帝
爲揚州辟爲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慕
容超平盧循並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參太尉軍事復從
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推鋒居前時賊黨郭

亮之招集蠻晉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既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武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俱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

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渡河以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邪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

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剽鸞而阮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林氏連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嶮以絕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戰大破之即斬伯子所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紹志節沈勇林子每戰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執屈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言驗乃賜書嘉

美之於是讚統後軍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戰皆捷帝至關鄉姚泓埽境內兵屯燒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帝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帝謂林子曰子綏略有方類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旣平姚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鬪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彭城帝令

林子差次勲勤隨才授用文帝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蕃佐帝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役久士有歸心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祗肅非以崇威立武寔乃經國長計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武帝深相酬納俄而謝翼謀反帝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帝以方隅未靜復欲親戎林子固諫帝荅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帝踐阼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固讓不許求初

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少子璞嗣璞字道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召見竒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佐常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昔以弱年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塗爲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晔爲長史行州事晔性頗踈文帝謂璞曰范晔性踈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卿也璞以任遇旣深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

行必從中出畢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
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寧又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
年范畢坐事誅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既
長璞固求辭事以璞為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
三十年元凶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子約列在梁史
傳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傳氏舊屬靈州漢末失
土於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廢靈州故傳氏悉屬泥陽
晉武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傳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
祇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祇一門還屬泥

陽曾祖暢祕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五年
亂度江洪生梁州刺史散散生弘之弘之少倜儻有大
志義旗建輔國將軍道規以為參軍累遷建威將軍順
陽太守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
武關入弘之素善騎乘於姚泓馳道內戲馬或馳或驟
往反二十里中甚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並嗟嘆稱
善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置兩股內及下馬柄孔常存
留為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史及赫連勃勃襲長安
義真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擐

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不爲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
弘之呼罵見害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
序豫州刺史父謏益州刺史脩之初爲州主簿元嘉中
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之曰卿曾祖燾昔爲王導
丞相中郎卿今又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
右軍將軍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師留脩之戍滑
臺被魏將安頡攻圍屢出奮擊殺傷甚衆魏人知脩之
少不復攻城築長圍守之糧盡將士熏鼠食之

被囚上嘉其節詔脩之等家可常與供給初脩之被圍
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日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
年老非復有乳汁之時今如此兒必沒矣脩之果以其
日城陷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爲雲中鎮將妻以寡姑
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謂曰觀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
實義我不相負每流涕言之脩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時
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黃龍城太武伐之脩之及同没人
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後欲率南人竊發事
泄見誅脩之懷明懼禍同奔黃龍馮弘禮之甚薄停一

年會宋有使至外國並貴重傳詔謂為天子邊人脩
之名位已顯傳詔見之便拜致禮甚敬彼國人見之大
驚乃厚為之禮時魏屢伐黃龍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
弘乃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舫拖折風又猛海師慮向海
北垂長索舫乃止海師候視天氣見有一鳥飛知去岸
不遠湏臾至東萊是歲元嘉九年也既至京邑上勞賜
甚厚以為黃門侍郎懷明為司徒中兵參軍孝武初脩
之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政在寬簡士
女悅附孝建元年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

兵脩之乃悉集文武佐吏謂曰西藩違天犯順民神同
憤今直取江陵卿等以為何如中兵參軍何慧文曰江
陵衆彊攻之難克惟遜辭偽同掩其不備則勤王之舉
可以萬全脩之曰不然一唱此聲誰復明本意襄陽城
內舊有伍子胥廟州刺史新到必應躬往每有軍事皆
祈禱然後出師廟內有脩之祖考像脩之初至襄陽欲
往致謁未及屬起兵衆並勸祈廟脩之遂不往遣使陳
誠於孝武孝武嘉之以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
義宣更以魯秀為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阻南峴立樓

柵以兵據之又以水軍斷峴下秀至屢挑戰脩之以寇
 遠來欲決勝負於一戰諸軍宜案部勿與交鋒賊乃依
 山不得進脩之潛以輕兵從險路擊其後秀敗乃收兵
 退走脩之率眾向江陵義宣已為竺超民執之於獄脩
 之至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立身清約百城贈貺
 一毫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
 吏賭之未嘗入已徵為左民尚書領軍將軍去鎮之日
 秋毫無犯計在州已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
 錢六十萬償之然性險刻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飢

寒不立脩之貴為刺史未嘗供贍嘗往姊家姊為設羹
 羹麤飯以激之脩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乃以
 外生王軌為沔陽令使姊隨子之官先是新野庾彥遠
 為益州攜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四十稱焉脩之
 至京邑牛奔墮車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僕加特進金
 紫光祿大夫脚疾不堪獨行特給扶持侍卒贈侍中謚貞
 侯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綿竹
 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為新興鴈門

太守故為新興人曾祖宥為司空劉琨參軍琨敗避地
遼東為慕容廆車騎長史遷上谷太守後隨慕容德居
青州武帝平廣固遷居下邳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
世父蕤有知人之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
雲之風武帝臨徐州辟為從事史與語悅之少帝末謝
晦為荊州請為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
見原到彥之北伐以玄謨為揚武將軍領騎與將軍姚
聳夫出軍向洛城魏軍望風退走河南悉平玄謨至陝
聞彥之敗退知虎牢陷沒乃引軍南反文帝嘉之補長

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玄謨上表每陳北伐之規以
河朔為已任上謂段景仁曰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
狼居胥意後為興安侯義賓相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
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
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伐以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
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玄謨向碣磔碣磔戍主奔走
所至皆捷獲牛馬粟帛不可勝計乘勝圍涓臺二百餘
日魏太武自來救之南向白馬洋衆號百萬登高望之
前後無際鼓鞞之音震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

器械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
衆議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失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
之穴地為窟屋及魏救將至衆復請發車為營反覆自
固亦不從將士並懷離怨重募登城無復應者又營貨
利一匹布責民八百大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
乃夜撤營走委棄器甲軍資不可勝計至鹿鳴城夜迷
失道麾下散亡略盡乃下船歸礪礪其斌將斬之沈慶
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所向無敵今控弦百萬豈玄
斌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

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曰何
可竟也仍求見授既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
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礪礪斌還銀上手勅慰勉玄
謨曰既往之恨不復言但當勤立後効耳自古因敗成
功載名史策者豈一八邪江夏王羨恭為征討都督以
礪礪沙城不可守召玄謨令還乃毀城燒穀率衆泐河
水步東下為魏騎所追玄謨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
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為成大摧
凶醜又毀城焚粟全師凱歸昔聞孟明驗之今日臂上

金瘡得非金印之徵邪元凶弒立以玄謨為冀州刺史
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
遷左衛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臧質
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為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率
寧朔將軍薛安都等諸軍出梁山破之加都督封曲
江縣侯中軍司馬劉沖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
宣通謀檢驗雖無實而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沒
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
尋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

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
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
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
民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
城太守以元景之執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
郡並發兵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
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妄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
荅啓曰人言紛紛此甚可笑且七十老公反欲何求鄧
艾所以獲申蓋由此也聊復為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

通志卷之四十五
五十一
玄謨爲人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嘗申故
上以此戲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
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
多鬚者謂之年短長肥瘦皆有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
曰齧劉秀之儉悵常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
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
後相繼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
祿勳叔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並北人而
玄謨獨受老儉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常爲

玄謨作四時詩曰黃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飧鮑將軍調秋
菜白醴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主常在左右令
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徐州
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饑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
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
直不容徒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
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
謨曰避難苟免既乖事君之節且吾旣荷先朝厚恩彌
不得逡巡及至屢表諫爭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

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
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
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明帝
賜以諸葛武侯笏袖鎧年老病篤與諸將不諧和召還
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南豫州
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子績嗣
深弟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在建鄴
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西行遂被連郡收
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爲太

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卒於光祿大夫寬弟瞻齊史有傳
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人冢地無完擲人間
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昇見一女子立冢上
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
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卧而
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當以相奉幸勿見害女
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爲徐
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父宰之晉

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眾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為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非唯為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起家為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為名牢之時為恭前軍司馬晉陵太守置佐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為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福使反恭牢之呼敬

宣謂曰吾欲奉國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為何如敬宣曰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宣率高雅等還京襲恭恭方出城耀軍敬宣馳騎橫擊之一時散潰元顯進號後將軍以敬宣為後軍諮議參軍三年孫恩為亂東土騷擾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膠賊皆死戰敬宣以騎傍南山趨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破之進平會稽遷後軍從事中郎武帝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

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
顯驃騎羣下化之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酬答元顯
甚不悅元興元年牢之南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
日夜昏酣牢之馳詣門不得相見帝出餞行方遇公坐
而已玄旣至溧洲遣使說牢之牢之亦以道子昏闇元
顯滯凶慮平玄之後亂政方始欲假手於玄誅除執政
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曰今
天下之重在大人玄雖無姬文之德實有三分之形一
朝縱之使陵朝廷威望旣成則難圖也董卓之變將生

於今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
後令我柰驃騎何遣敬宣爲任質玄旣得志害元顯廢
道子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
旦爾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
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爲桓玄所禽乃
自縊而死敬宣奔喪哭畢渡江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
俱奔洛陽往來長安求救於姚興後奔慕容德敬宣素
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旣覺喜曰
丸者桓也桓旣吞矣吾當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謀

滅慕容德推休之爲主時德司空劉軌大被任用高雅
之又要軌謀遂泄乃相與殺軌而去之淮泗間會武帝
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
下邳不誘我也即便馳還至京師以爲輔國將軍晉陵
太守襲封武岡縣男累破諸賊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
固辭不許既至江州課集軍糧搜調舟乘軍戎要用常
有儲擬初劉毅之少也爲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
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
君爲人豪邪此人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

逢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之深以爲恨及在江陵知
敬宣還乃使人言於武帝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既昧今
又不豫義始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此之人宜令在後
若使君不忘平生正可爲負外常侍耳聞已授其郡實
爲過優尋知復爲江州毅大駭惋敬宣不自安安帝反
正自表求解職武帝數引遊宴恩顧周洽所賜莫與爲
比敬宣女嫁賜錢三百萬雜綵千匹尋除宣城內史武
帝方大相寵任欲先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率衆伐蜀
博士周祗諫不從乃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

黃虎去成都五百里爲蜀大將譙道福等悉衆拒險相持六十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敢出敬宣食盡引軍還有司奏免官五年武帝伐慕容超除中軍諮議參軍與兗州刺史劉藩大破超軍進圍廣固屢獻規畫盧循逼建鄴敬宣分領鮮卑虎斑突騎置陣甚整循走仍從南討爲左衛將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技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尚書僕射謝混美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宣廻師於蜀

劉毅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旣相任待又何無忌明言於毅謂不冝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猶謂武帝曰夫平上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公冝深慎之毅出爲荊州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南蠻長史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及以告武帝帝突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出爲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時武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

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災生實
思避盈君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便遣使以長民書呈
武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十一年進號右將
軍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為敬宣參軍會武帝西征司馬
休之而道賜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等
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
宣刃殺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道秀猛子斬之先是
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屨於坐墜敬宣
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着耳鼻間欲壞頃之而敗
喪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宋受禪國除

劉懷肅彭城人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
初為劉敬宣寧朔府司馬征孫恩屢有戰功為費令聞
武帝起義棄縣來奔京邑平定振武將軍道規追桓玄
以懷肅為司馬連破城壘桓振據荊州懷肅自雲杜兼
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
陣流矢傷懷肅額衆懼欲奔懷肅瞑目奮戈膽氣益壯
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平道規加懷肅督江
九郡鎮夏口以建義功封東興縣侯義熙元年除輔

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二十又領劉毅撫軍司馬
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
討破之江淮間羣蠻及桓氏餘黨爲亂懷肅自請出討
既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二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
弟懷慎以子蔚祖嗣位江夏山史蔚祖卒子道存嗣位
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武伐元凶道存出奔義
軍元凶乃殺其母以徇景和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
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懷肅以弟懷敬泣訴無才能初
武帝產而皇妣殞孝皇帝貧泔無由得乳人議欲不養
從母生懷敬未養乃斷懷敬乳而自養之武帝以舊恩

故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爲速帝曰亡姨於
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真道
爲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飢荒帝遣揚州從事沈演
之巡行在所演之表真道及餘杭令劉道錫有美政上
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爲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爲梁
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氏帥楊難當侵寇漢中真道討破
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
兵五千受真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

通志宋列傳四
五十九
將軍劉康祖等進軍大敗剋捷以真道為建威將軍雍
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晉壽
太守姜道盛殞身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有
注古文尚書行於世真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
諸雜寶貨反藏難當善馬下獄死懷敬弟懷慎少謹慎
質直從武帝征伐位徐州刺史為政嚴猛境內震肅以平
廣固及盧循功封南城縣男十二年武帝北征以為中
領軍征虜將軍宿衛輦轂坐府內相殺免官懷慎雖名
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

門下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為
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護
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謚肅侯子德願嗣
大明初為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
下獄奪爵後為秦郡太守德願性麤率為孝武所狎侮
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
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拊膺擗踊涕
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
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

喪愛姬谷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上亦狎侮之德願善於御車常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乃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着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上懽欣賞賜甚厚景和初為廷尉坐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為武帝所知及盧循攻逼京邑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該

而例常益竒焉以戰功參太尉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達之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上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陷陣身被數創及帝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率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魏軍於半城帝大饗將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永初中為輔國將軍追論半城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為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偏憤失士君子心卒于官懷慎弟懷默位江夏內史子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少工刀楯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梁益二州刺

史在位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官明帝下詔褒美亮在
梁州忽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
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殮屍弱如生謚曰剛侯孫登弟
道隆前廢帝景和中位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委以腹
心之任泰始初又為明帝盡力遷左衛將軍中護軍賜
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也家在京口少有志幹初為州
從事武帝克京城參建武軍事以從平京邑復從征廣
固及起義功封西安縣五等侯轉中軍諮議參軍盧循

逼京邑京口任重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粹奉之以鎮
京口遷建威將軍江夏相劉毅粹從兄也粹盡心武帝
不與毅同武帝謀討毅衆並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
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灑縣男後遷相國司馬左
衛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文帝即位
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役
愛民罷諸沙門二千餘人補府吏元嘉三年討謝晦遣
粹弟中郎道濟龍驤將軍沈敞之就粹自陸道向江陵
步騎至河橋為晦司馬周超所敗降號寧朔將軍初晦

與粹厚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
粹無私必無憂也及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
之晦遣送曠之還粹亦不害也明年粹卒曠之嗣道濟
任益州刺史任長史費謙等聚斂傷政害人初晉末有
司馬飛龍者自稱晉宗室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綏
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為亂道濟遣軍討斬之先是
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謙固執不與
遠方商人至者謙又抑之商旅咨嗟百姓咸欲為亂氏
奴等因聚黨為盜及趙廣等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

山中蜀土僑舊翕然並反奉道人程道養言是飛龍遣
養枹罕人也趙廣改道養名為龍興號為蜀王車騎大
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
道助為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將軍帛
氏奴為征虜將軍梁顯為鎮北將軍奉道養圍成都道
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頻破之十年正月賊復大至攻
逼成都道濟平方明等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
似者為教酬答籤疏不異常日雖母妻不知也二月道
養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擊大敗之會平西將軍臨

川王義慶使巴東太守周籍之帥衆援成都廣等屯據
廣漢分守郫川籍之與方明攻郫克之方明禽偽驃騎
將軍司馬龍伸斬之龍伸即道助也涪蜀皆平俄而張
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逃于郫山其餘羣賊出為盜
不絕文帝遣寧朔將軍蕭汪之討之十四年餘黨乃平
遷趙廣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
敬琳謀反伏誅粹族弟損字子騫衛將軍毅從父弟也
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顯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
汝必破我家毅甚畏憚之每還京口未嘗敢以羽儀入
鎮之門以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中為吳
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頽毀垣牆不脩損
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即令脩葺卒贈
太常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
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
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
窮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字故以字行少任氣
武帝征孫恩季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畚縣五等侯盧

循之難武帝謂季高曰此賊行破非卿不能破其窟穴
即遣季高汎海襲番禺拔之循父燬長史孫建之司馬
虞廷夫等輕舟奔始興季高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
平嶺表諸郡循於左里走還襲廣州季高破走之義熙
七年季高卒追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武帝表
贈交州刺史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為征民伐
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嘆曰大丈夫
彎弓三石柰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恩喜自征

妖賊常為先登多斬首級既習戰陣膽力過人於婁縣
戰箭中右目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軍功封都鄉侯從
伐廣固破盧循皆有功累遷龍驤將軍蘭陵太守隨劉
藩追斬徐道覆與王鎮惡破江陵隨朱齡石平成都從
武帝伐司馬休之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輒率先諸將
常陷堅破陣不避嶮難前後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
錄其前後功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
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官位而自稱為
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為司馬後入關

迎桂陽公義真沒於赫連勃勃傳國至孫無子國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武帝祖諱同
故以小字行彌與武帝有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
平建鄴以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又從征廣固討盧循所
在著績封安南縣男武帝西伐司馬休之征關中並見
任使及帝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太子左衛率
加散騎常侍卒于官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
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
植次弟楨紹封又坐殺人國除楨弟柳字玄義有學義

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
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
范瑒誡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
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以一旦勢利易之邪及柳
爲南康郡沙義宣事敗坐繫建康獄屢密詣竣中相申
救孝武常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瑒字伯
玉平北將軍汪曾孫也位淮南太守
劉鐘字世之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六
居鍾有志力常慷慨於貧賤武帝伐孫恩

皆摧堅陷陣武帝每有戎事鍾不辭艱劇盡其心工我
旗將建武帝版鍾為郡主簿從入京城將向京邑去而
命曰豫是彭沛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是亭為
義隊常在左右每戰必捷及桓謙屯于東陵卞範之屯
于覆舟山西武帝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
山下當有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鍾奮擊
之一時奔走後除南齊國內史安丘縣五等侯鍾時未
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帝厚加資給從征廣固孟龍符
於陣陷沒鍾直入賊取其尸而反盧循逼建鄴鍾拒柵

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及循南走鍾與王仲德追之又與
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後臨朱齡石伐蜀為前鋒
去成都二百里鍾于時脚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養銳
息兵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眾向內水譙道
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必不意蜀人已破膽矣
賊今沮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克懼
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彼將知人虛實當為蜀子虜耳
齡石從之明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
縣男乃武帝北伐關洛留鍾居守累遷右衛將軍元熙

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鄉人也晉太元中隨謝玄討苻堅以功封關內侯後從武帝征孫恩頻戰有功從定建鄴除燕國內史封龍游縣五等侯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而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陽太守後隨劉藩斬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爲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武帝東伐孫恩以懷玉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口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武帝鎮京口以懷玉爲下邳太守義熙三年領舟揚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石頭岸連戰有功爲中軍諮議參軍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遷江州刺史南中郎將時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懷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丁父艱有孝性上表陳解不許因抱疾篤卒懷玉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爲武帝所知

以軍功封平昌縣五等子從伐虜固以車騎將軍加龍
驤將軍廣川太守乘勝追奔被圍見害追贈青州刺史
封臨沅縣男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父仲任治書侍御史藩少
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
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召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
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
生爲仲堪參軍藩過江省企生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
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

生曰殷侯倒戈授人必至大禍卿不早去後悔無及後
玄自夏口襲仲堪用藩參其後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
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武帝起兵玄
戰敗將出奔藩叩馬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
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
而已於是奔散衆相失藩追及於蕪湖玄見之喜謂張
須無曰卿州故爲多士今復見之王脩桑落之戰藩艦
被燒并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見岸乃還家武帝
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爲玄盡節召爲散騎侍郎參鎮

軍軍事從征廣固賊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剋趙也武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累月將拔之夜佐吏並集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武帝帳中衆皆駭愕以爲不祥藩賀曰蒼黑者胡虜色明其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日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立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子尋除正負外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求東道還京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武帝出視

會毅藩讎於坐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終肯爲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公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經傳一詠一點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縉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之所以不肯爲公下也今不於此出其不意圖之他日終爲公患帝曰吾與毅俱有剋復功且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領游軍於江津徐達之敗沒武帝怒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

通志卷之四十一
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田可登武帝呼藩令上藩有疑
色武帝奮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
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於是徑上隨之者稍多
既登岸殊死戰賊遂奔敗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別
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
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並
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
退悉收所失而反帝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
城魏騎數萬合圍藩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武

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
孫男元嘉中位太子左衛率卒謚曰壯侯子隆世嗣
藩諸子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謀文
帝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
誕世十七子茂世後欲奉庶人義康為逆交州刺史檀
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也世居京口伯父簡之有志幹為武
帝所知帝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值有
賓客簡之悟其意謂弟虔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

既不得共語汝可試往見之既至武帝已剋京城虔之
即便投義簡之殺耕牛會衆以赴武帝簡之歷官至通
直常侍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
卷官至廣州刺史太中大夫虔之輕財好施爲江夏相
從武帝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軌龍殺虔之追
贈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康祖虔之子也便弓
馬智力絕人在閭里不治產業以浮蕩捕酒爲事每犯
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踰牆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
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日

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皆並
證康祖其夕在京口遂得無恙前後屢被糾劾文帝以
勲臣子每原貸之後襲封拜員外郎再坐捕戲免官孝
武爲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既被
委任折節自脩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
年魏太武親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祖
總統爲前驅軍次新蔡濟融水去懸瓠四十里魏衆大
至康祖奮擊破之斬其殿中尚書乞地真太武燒營退
走遷左軍將軍文帝欲大舉北伐康祖以歲月已晚請

俟明年上以河北義從並起若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
其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
洛玄謨等敗歸時南平王鐸住壽陽上慮為魏所圍急
召康祖回軍援壽陽未至城數十里會魏求昌王以長
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遇於尉武康祖有八千人乃
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為三且休且戰康祖
率厲衆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大半流血沒踝會康
祖矢中頸而死於是遂大敗舉營淪覆免者纔數十人
魏人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詔贈益州刺史謚曰壯

簡之子道產初為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五等縣侯元嘉
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
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
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
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卒于官謚曰襄侯道產
澤被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縗經號哭追送至于沔口
長子延孫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
射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又出為南
徐州刺史先是武帝遺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

室近戚不得居之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爲三里帝室居
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
叢亭里三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
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
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徙居京口遷
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
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
南充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
軍杜幼文赴討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

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建鄴復遣幼文受沈慶之
節度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夕弭
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
延孫病不任拜赴卒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有司奏謚
忠穆詔改爲文穆子質嗣

